

# 老 房 东 的 故 事

中国革命斗争故事

原著 朱 苇

改编 周锡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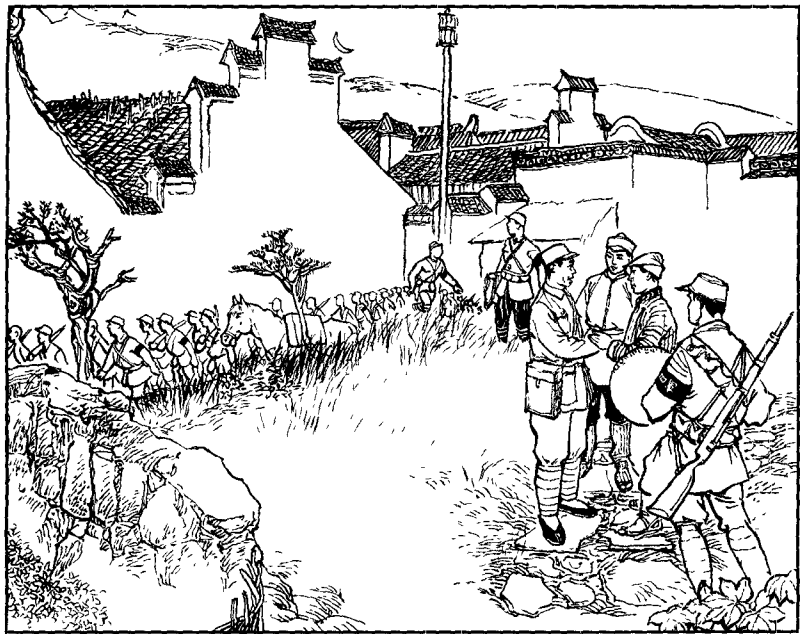
绘画 周公和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**【内容提要】** 本书记述了“老房东”福生伯的一家。为掩护四明山区三位游击队员，他们不顾危险，冒死相救，想方设法避开敌人的搜捕。故事表现了我军民之间亲如骨肉的深厚情谊。

(本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年11月第1版)

一·一九四四年春，国民党顽固派对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发起了第二次大规模的「围剿」。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三五支队得到情报，撤离四明山，转移到三北去了。



二· 这时候，陆埠区联络站站长周欣夫和通讯员阿银、陈伍云，还有搞民运工作的徐惠琴，仍留在袁马村。周欣夫收到敌情后，打发阿银到总站去送信。



三· 阿银走后，化装成农妇的徐惠琴拿着一封信从屋里出来。听说阿银走了，她着急地说：「我有一封信给区委，请示吸收乌鸡岱的福生伯入党问题，我去追。」



四· 周欣夫知道徐惠琴的脚有伤，赶不上通讯员，就夺过信，赶了出去。



五· 周欣夫赶上了阿银。正当他们转身分手的时候，忽然瞥见大路上来了两个背枪的家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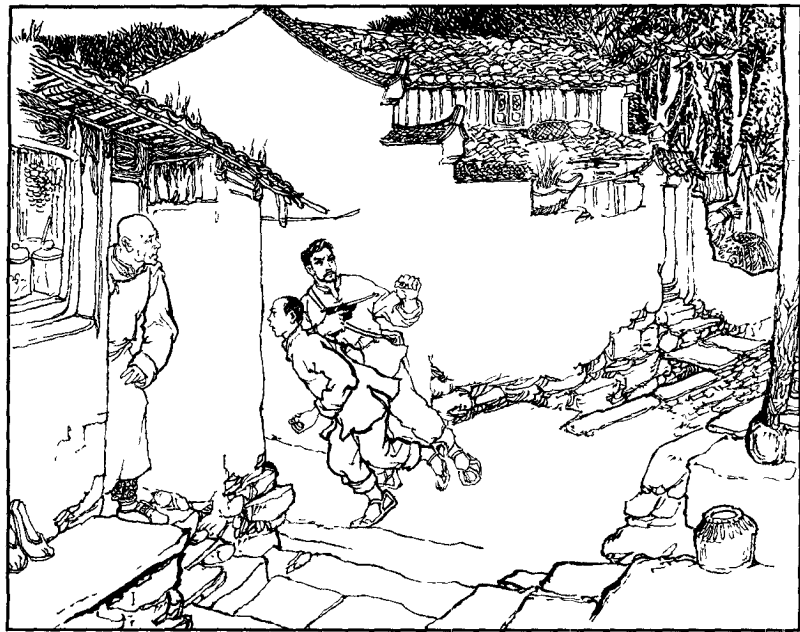


六· 再仔细一看，不远的后面还拖着一条黑溜溜的「长蛇」。两人回头就往村里跑，几个敌人发现了，在他们身后吼着：「站住！不许跑！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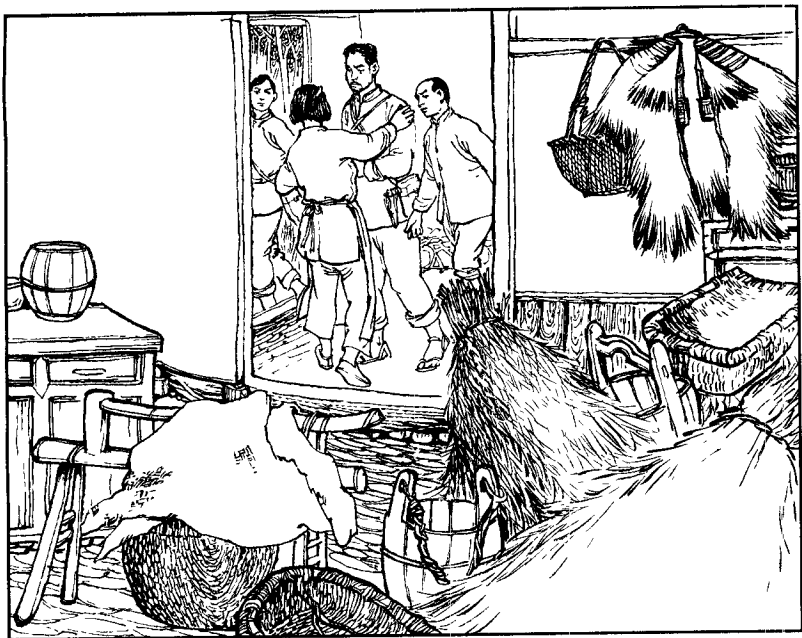
七· 周欣夫他们熟悉路径，在小街上拐了几个弯，就把敌人甩掉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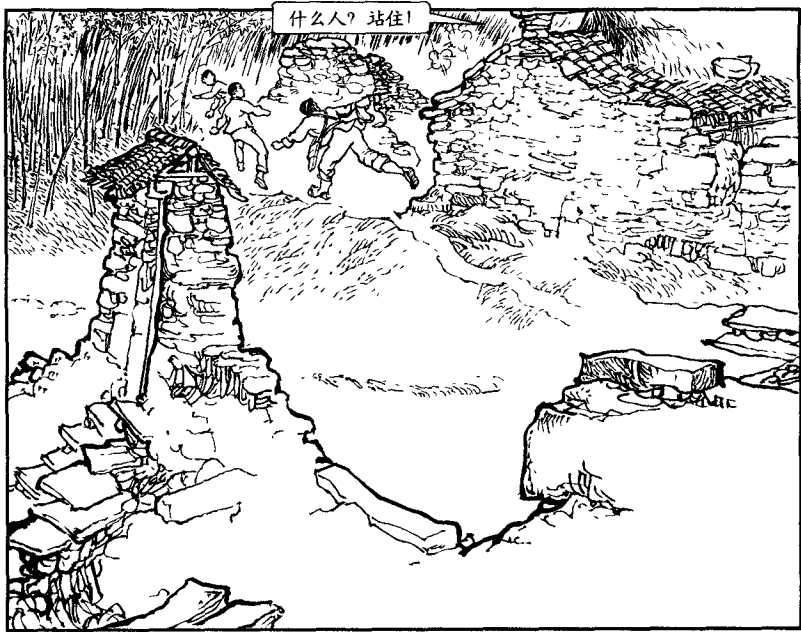


八· 周欣夫回到住处，一进门就叫徐惠琴一起走。徐惠琴知道自己脚有伤，行走不便，怕连累他们，横竖不肯。



九·外面，敌人的嚎叫已近了。徐惠琴拉开后门，厉声说：「婆婆婆婆妈了，要让敌人一网打尽吗？」说着用力把他们三人推出门外。





一〇·「砰」的一声，门被徐惠琴关上了。三个人还想去推门，突然拐角处窜出两个敌人，向这边冲来。周欣夫一摆手，三个人便向山后毛竹林跑去。

一一· 密密的竹林，遮住了敌人的视线。枪声、喊声越来越远了。三个人一口气翻过几个山头，才停下来喘口气。



一二·周欣夫在一块岩石上坐下，暗想：陆埠镇被敌人占领了，他们会在袁马村住下吗？徐惠琴怎么办？这时天已暗了下来，阿银建议上乌鸡岱去。



一三· 周欣夫虽认识福生伯，可并不熟悉，只是从徐惠琴嘴里听到过有关他的情况：三代雇农，有觉悟。听阿银一说，就决定上乌鸡岱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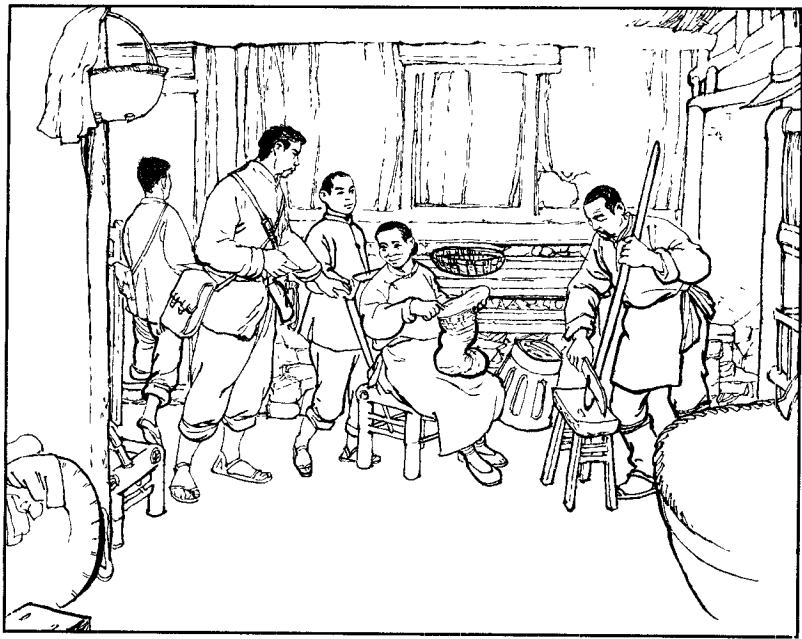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四· 到了乌鸡岱，阿银指点着说：「你们看，三面是山，多隐蔽！村子也很小，只有五六户人家。」他们一面说，一面向福生伯家走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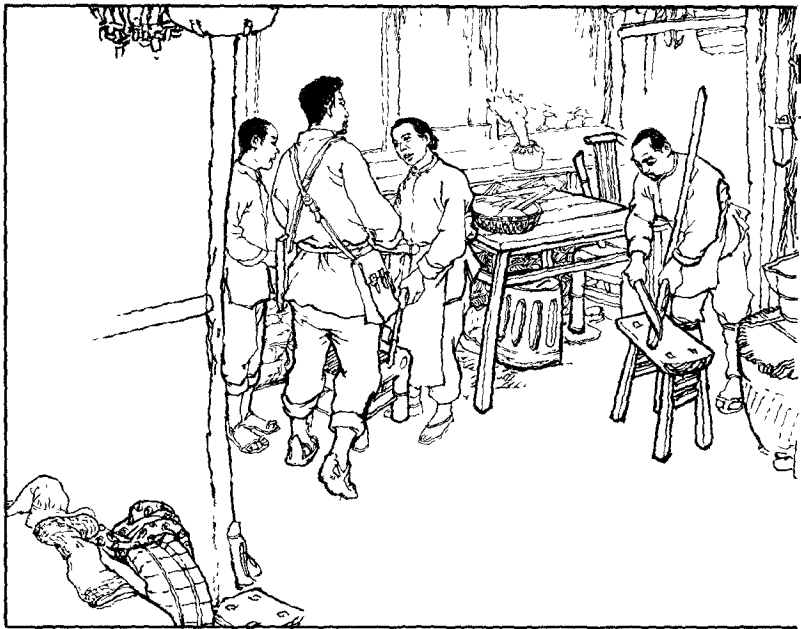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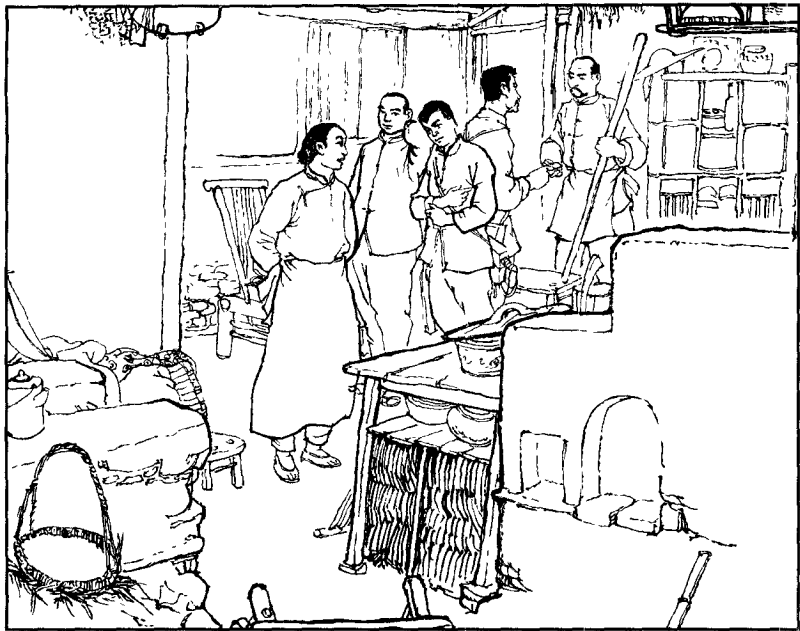
一五· 福生伯和他的老伴还没有睡，周欣夫等人的突然到来，并没有使他感到惊奇；他只是把身子动了动，不在意地看了一眼说：「来啦，坐吧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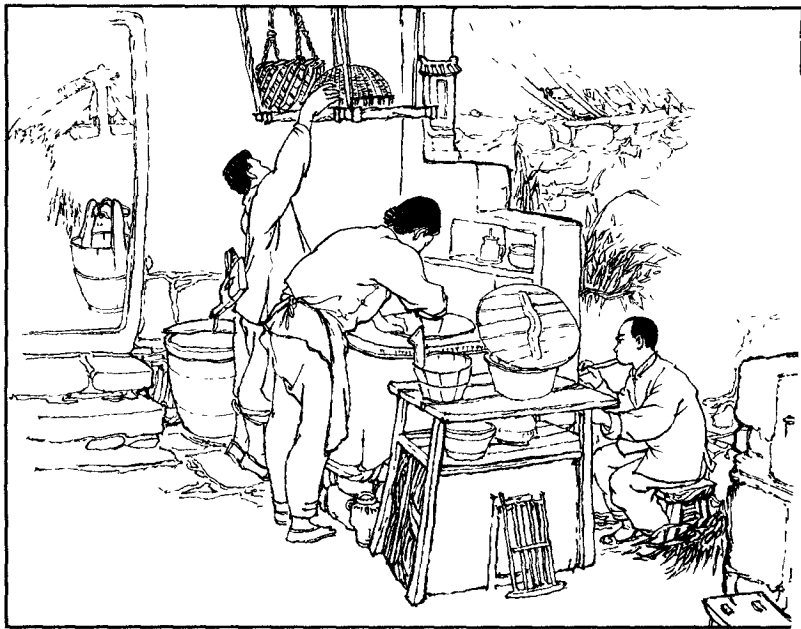
一六· 借着昏暗的灯光看去，只见福生伯的额上满是皱纹，十分苍老。周欣夫和他打招呼，他只简单地应了一声：「晚饭还未吃吧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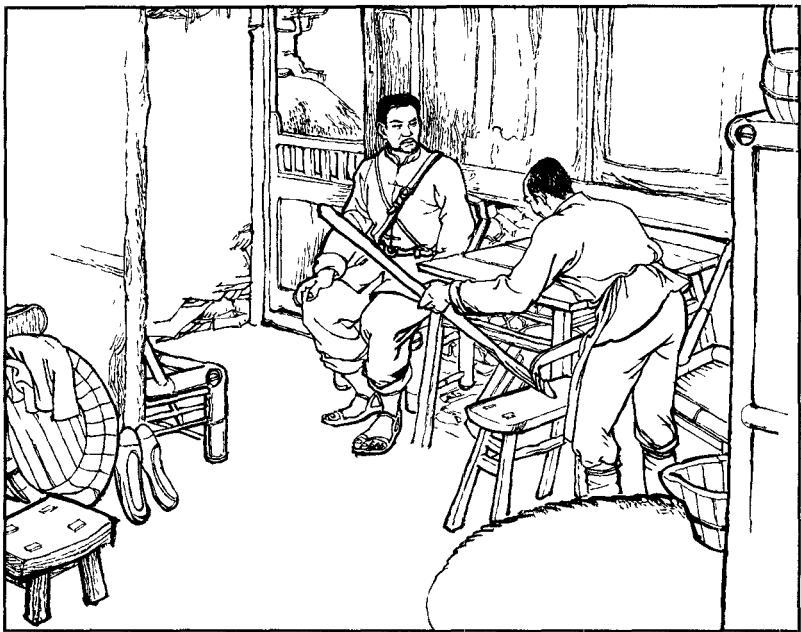
一七· 周欣夫忙摸出粮票，递给他，说：「福生伯，我们在山上饿了一天啦，这是粮票，帮我们做点饭吧。」福生伯接过粮票，只随口应了一句：「好吧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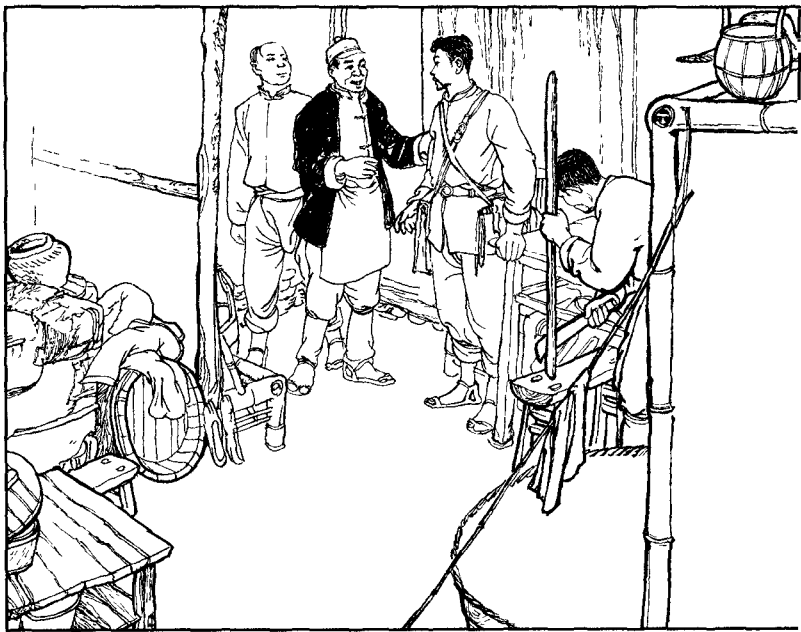
一八· 福生婶忙着去刷锅做饭，两个通讯员作了她的助手：阿银烧火，陈伍云拿起竹箩去淘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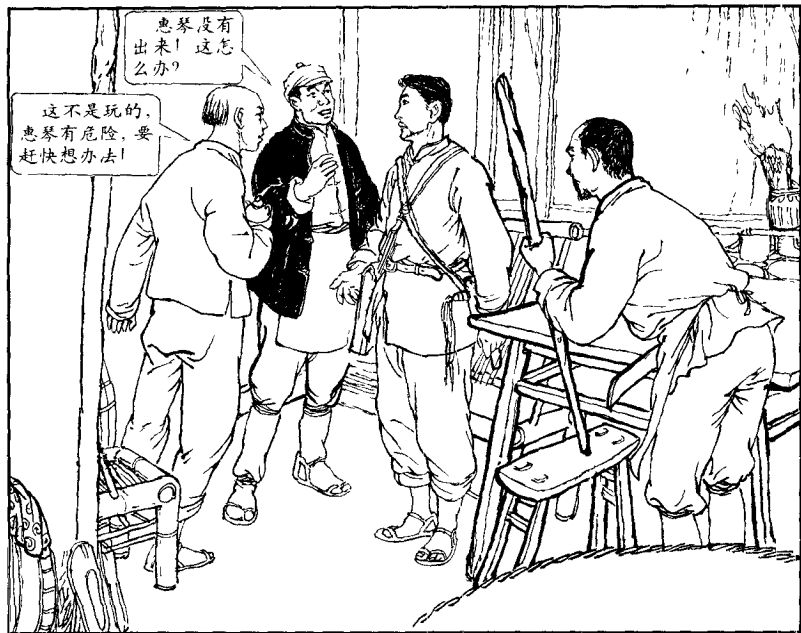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· 周欣夫听着隔壁厨房里传来柴火爆裂的「毕剥」声和说笑声，便和依旧沉默寡言的福生伯谈起来，可是问一句他答一句，空气显得非常沉闷。



二〇· 这时，福生伯的三弟福灿踏进了屋，后面还跟着他那头上长有一簇白头发、外号叫「白头发」的二弟。周欣夫热情地迎上前去，才打破了僵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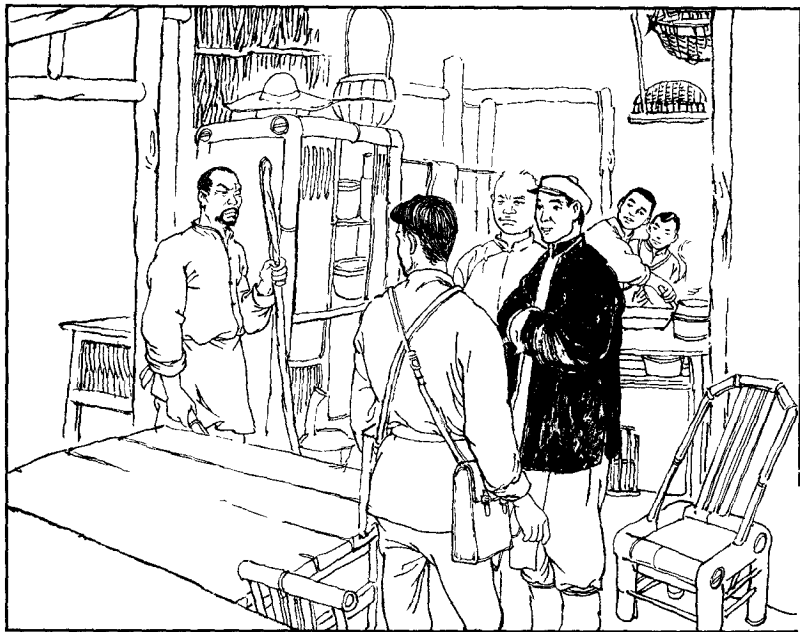
二一·「白头发」的性情与福生伯差不多。福灿却完全不一样，问长问短。听周欣夫谈到白天突围的经过，福灿大吃一惊，连「白头发」也急了起来。



惠琴没有  
出来！这怎  
么办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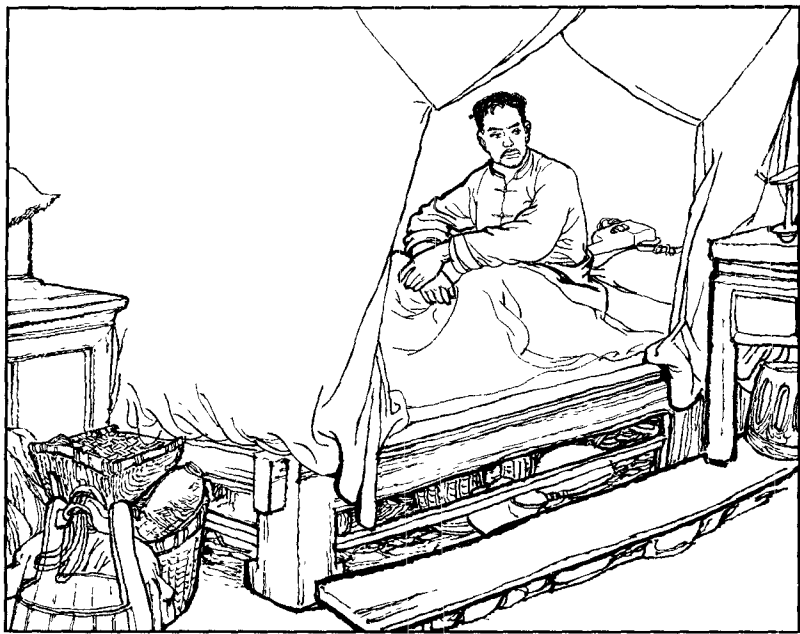
这不是玩的，  
惠琴有危险，要  
赶快想办法！

二三· 周欣夫想请福生伯去打听惠琴的下落，可是老头只皱了皱眉，含糊地说：「大概不要紧吧！」见他这么冷淡，周欣夫只得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



二三· 吃了饭，周欣夫坐在床上，心里翻腾着：福生伯为什么这样冷淡？甚至对徐惠琴也这样不关心，而惠琴要发展他入党，又是什么缘故呢？……



二四· 难道是怕我们连累他吗？可是当说明经过后，他也没有露出惊慌害怕呀……周欣夫正想着，忽听隔壁传来叹息声，听声音，好像是福生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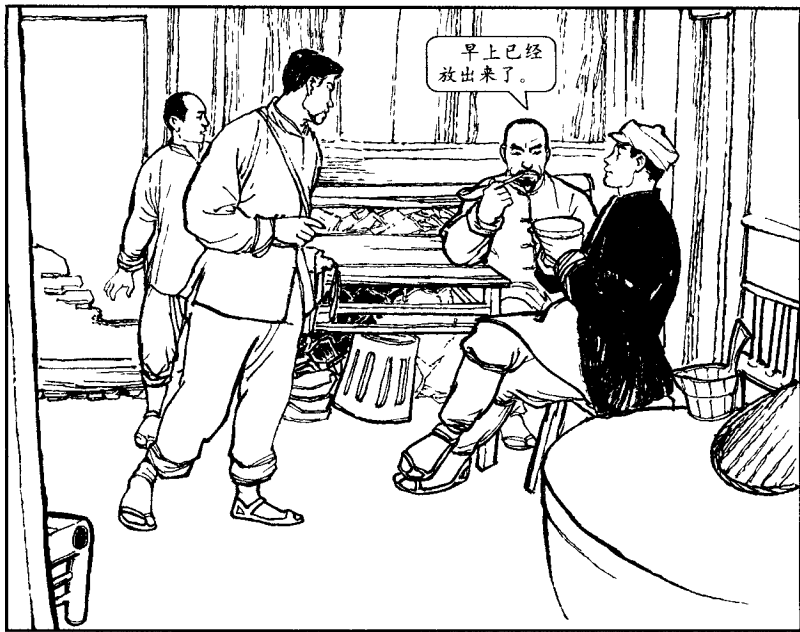
二五· 几天过去了，仍没有徐惠琴的消息。为了防备敌人突然闯进村来，周欣夫把阿银留在村里，自己带着陈伍云隐蔽在山上。第五天中午，阿银跑上山来说，徐惠琴被捕了。



消息从哪里来的？是什么时候被捕的？

福生伯与福灿在谈论着，说是我们突围后的第二天被捕的。

二六· 周欣夫立刻赶到福生伯家。只见福生伯和福灿平静地坐在桌边喝茶。他喘吁吁地冲口就问：「福生伯，惠琴怎么啦？」福生伯只淡淡地说了一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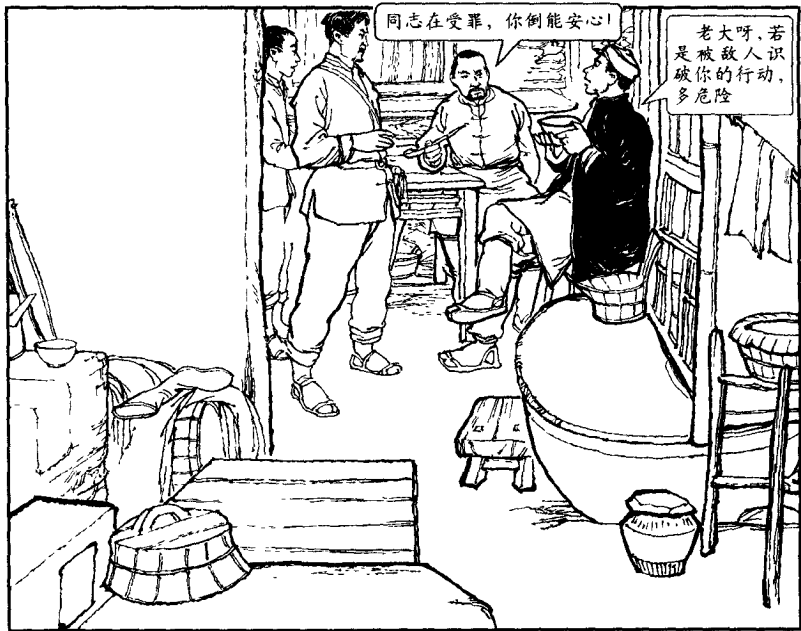
二七·周欣夫一听便松了口气，忙问是怎样放出来的。福灿接口说：“亏得惠琴机灵，任凭敌人怎么拷问，她只说是刚从上海来，袁马村的袁溪渭是她的叔公。”

那后来怎么办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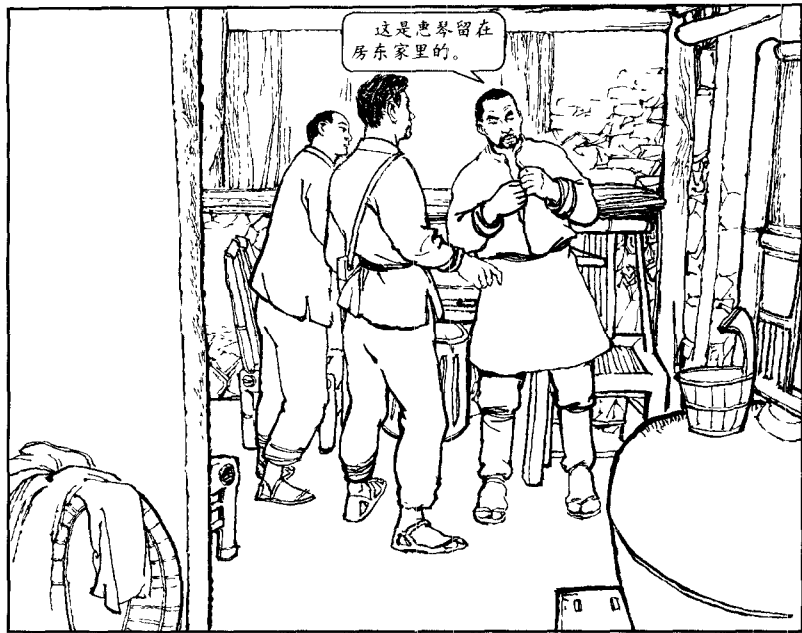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敌人找袁溪渭对证。袁溪渭和我们有些买卖关系，总算有些觉悟，承认了下来，把惠琴给保释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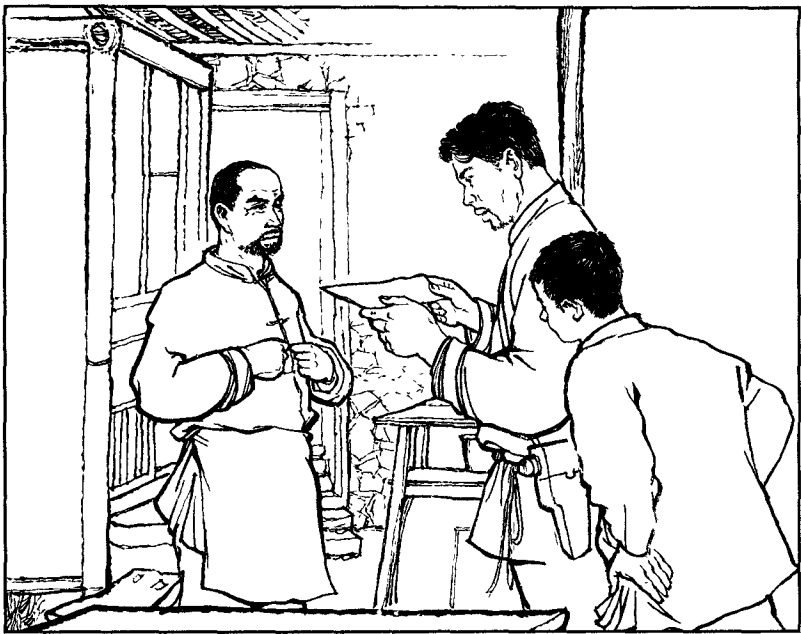


二八·周欣夫又追问消息的来源。福灿说：「是老大天天去打听，后来索性跑到惠琴的房东家里……」说着便埋怨福生伯行动太冒险，惹得福生伯恼火了。



二九·「我能安心？我说你应该机灵些……」福灿为自己辩了两句走了。福生伯渐渐平静下来，慢吞吞地从怀里摸出一张纸条，交给周欣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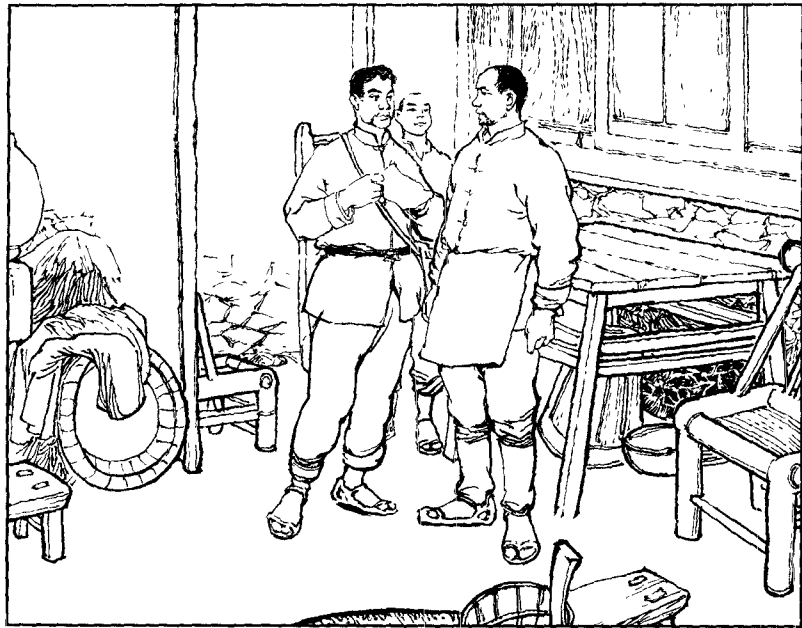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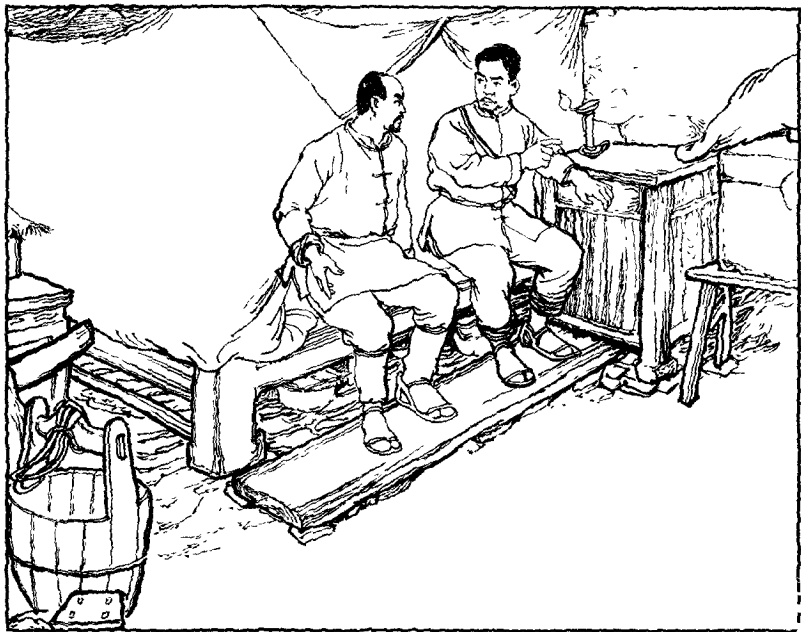
三〇· 接过一看，是徐惠琴的亲笔，上面写着：「我被毒蛇咬了一口，脚很痛，暂回娘家休息几天。」周欣夫明白她到三北根据地去了，才宽了心。



三一·周欣夫将纸条烧了。从此，周欣夫对福生伯完全了解了，他对待自己人看似冷淡，但内心却燃着炽热，就像外冷里热的暖水瓶！



三二· 一天晚上，福生伯从陆埠镇卖柴回来，愤慨地告诉周欣夫说：袁马的保长马银元，这两天又在向老百姓敲诈勒索。



三三：他说一句停半天，心情很沉重，很晚才去睡。  
临走又转身来说：「阿夫，压一压这杂种的威风……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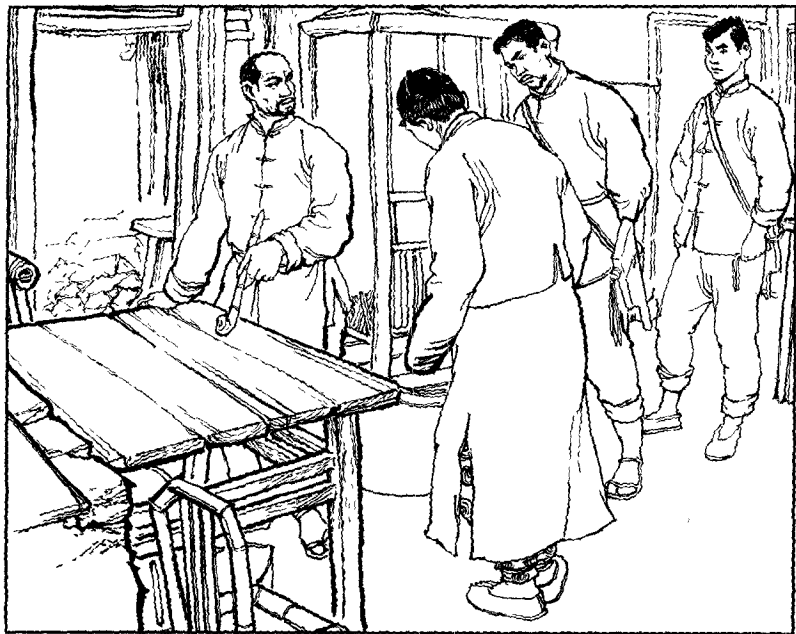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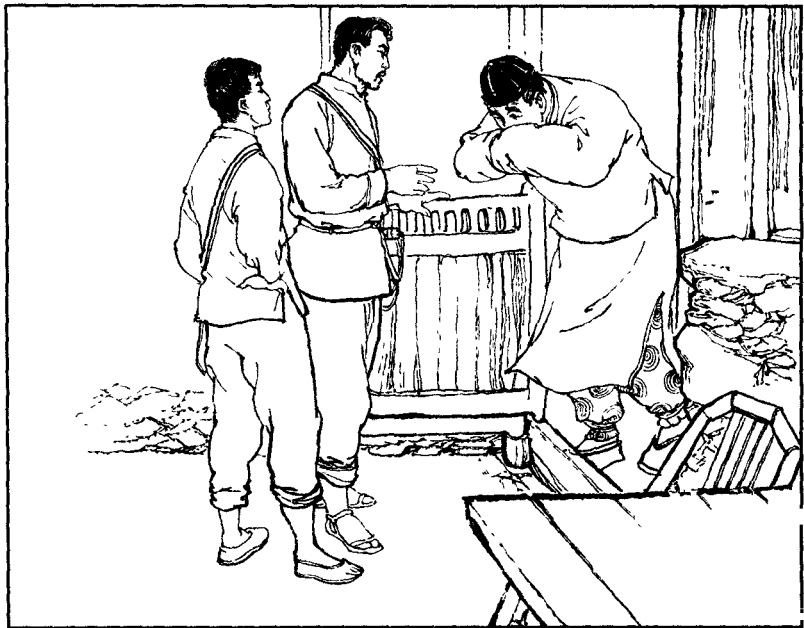
保长，你帮“刮民党”派款派粮，砍人家土生家断谷，三天了，种子谷也拿给刮去了，明春拿什么下种？



三四·周欣夫设法把马银元叫了来，当面警告他。谁知这家伙一口否认。福生伯起先还压着火，后来终于忍不住，把一件件事举出来，马银元才哑口无言了。

三五、福生伯数说一句，把烟筒往桌面上「笃」地敲一下。在事实面前，马银元只好低下头，连连认错。





三六、周欣夫当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，但是对这种人还要尽可能利用，便警告了几句，叫他回去。

三七· 形势越来越糟，国民党军队占据了各个村子。看来，周欣夫他们隐蔽在乌鸡岱也不十分保险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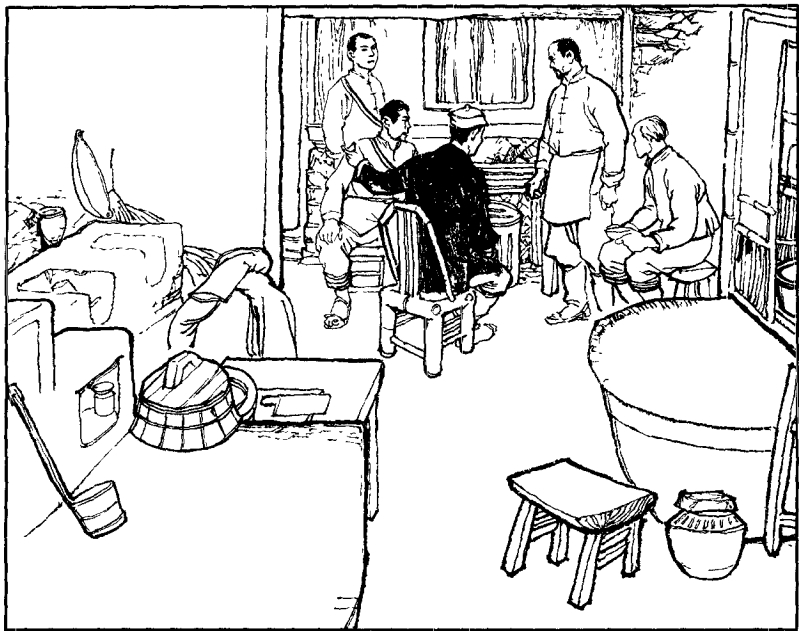
三八。大家聚在一起商量，怎样才能不让敌人发觉。福生伯又是一声不响，把眉头皱了皱。倒是「白头翁」有独到见解，说了一个很好的办法。

我看住到山上去，那  
里有草舍，很隐蔽，居高一  
去密  
临下，看大路的情况，  
青二楚。从下面看，  
都被毛竹青藤遮得  
层层，转移也很方便，  
可以暂时隐蔽几天。





三九·周欣夫觉得这个办法好。但福生伯还是不爽，福灿也说：「这地方很好，竹林后面还有一条活路，没有危险。」福生伯这时才点点头，同意了。





四〇· 阿银暂时留在福生伯家，陈伍云跟周欣夫上山。那草舍很小，有一张现成的床铺，是福生伯赶野猪时睡的。大家忙着收拾屋里的杂草，修补屋顶……

四一·不久，敌人发现了这个小村子，常来捕鸡捉鸭。于是一日三餐只得由福生伯的儿子良尧送上山。这孩子有时还带着周欣夫去识别小路，很懂事。



福生伯，  
辛苦你了！



四二· 天气变了，阴雨连绵，山路泥泞。福生伯怕良尧跌跤，就每天自己来送饭。周欣夫心里不安，福生伯总是一声不响，只朝他看看，意思是让他不要这么说。

四三·草舍外寸步难行，草舍内又窄又潮湿。周欣夫和小陈的头发放得像杂草一样，浑身又被白虱咬得难受。两人心里都盼着主力部队能早点回来。





四四·周欣夫害起了病，头昏发烧，躺着不能动弹。阿银上山来和陈伍云一起守着他。福生伯虽然还是默默地来，默默地去，可每次总要耽搁好久才走。

四五·一连几天，周欣夫水米不进。这天午饭时，福生伯冒雨走进草舍，从饭篮里取出一碗东西，说：「阿夫，给。」周欣夫一看，是一碗香喷喷的余鸡蛋！

良尧他娘听说你病了，很着急，早上“白头发”到陆埠去，托他带了点糖，这余鸡蛋是你喜欢吃的。



四六·周欣夫看着热腾腾的余鸡蛋，眼睛润湿了。他知道福生伯烧这碗蛋有多不容易，这里面含着多深的情啊！





四七·周欣夫的病渐渐好转了。这天下午，雨停了，他坐在一大块大青石上工作，偶然一抬头，发现有个人朝山上走来，一时辨别不出是谁，忙叫陈伍云提防着。



四八· 来人果然是「白头发」，他急切地说：「阿夫，早上我到陆埠去卖毛笋，碰到从杜徐开来的顽固派，是到车厰去的。」



四九· 周欣夫一听这消息非常重要，便问他是从哪得来的。「白头发」就把来源说了。



五〇·「我还能骗你？」「白头发」不高兴地说。周欣夫连忙解释：「不，不，这消息太好啦！」随即商量叫谁到三北送情报。「白头发」提议叫福灿去。



五一·福灿机警灵活，曾经几次穿过敌占区送情报，都没出过问题。周欣夫也觉得他最合适，就要「白头发」去把他请上山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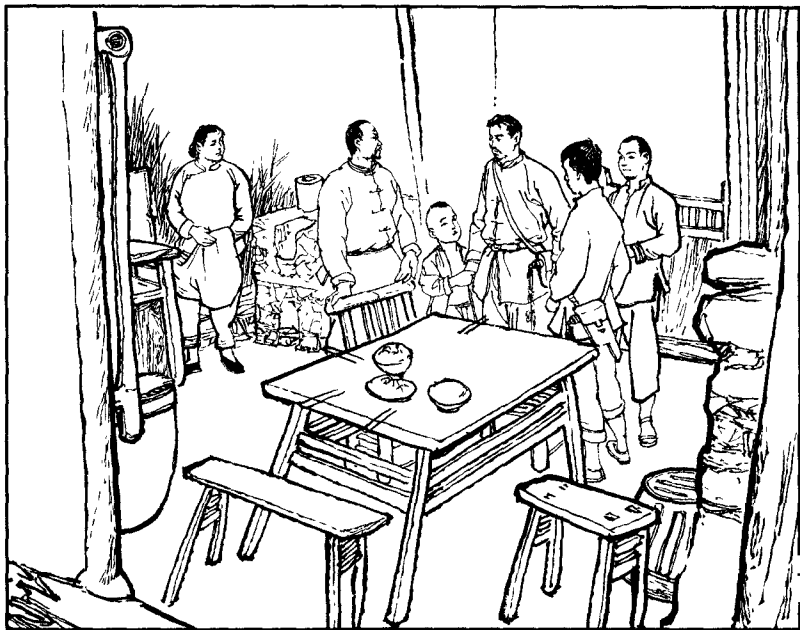
五二·「白头发」走了。陈伍云称赞着：「别看他平时沉默寡言，做事却异常机警。」周欣夫点点头说：「只要依靠人民群众，我们什么困难都能克服！」



五三· 周欣夫的病完全好了。这天晌午时分，阿银上山来，说福生伯要他们回家去吃顿中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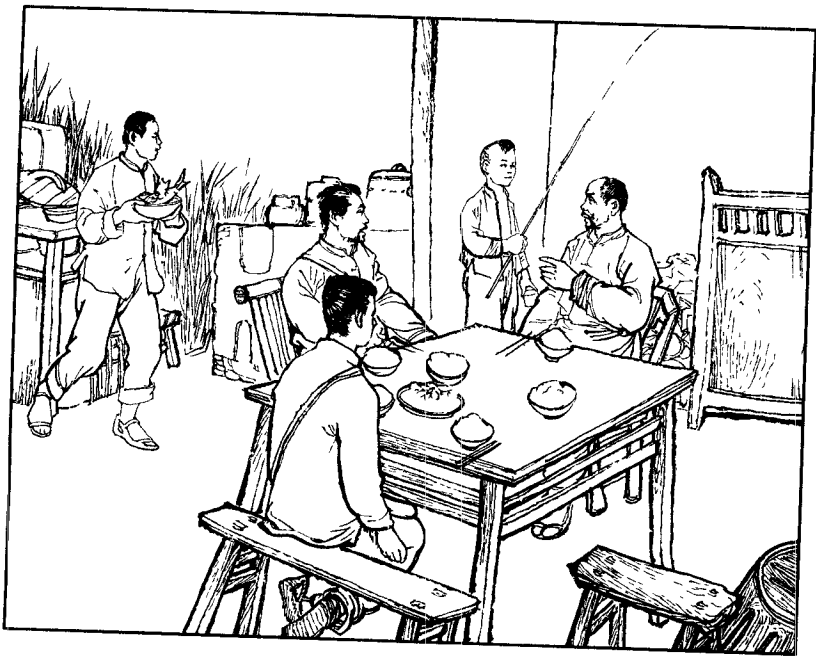


五四· 来到福生伯家，刚踏进门，就见桌上已摆好了碗筷。良尧跟两个通讯员眨眨眼，说：「只要我有空，溪坑里有的是鱼，比河里的鱼味道好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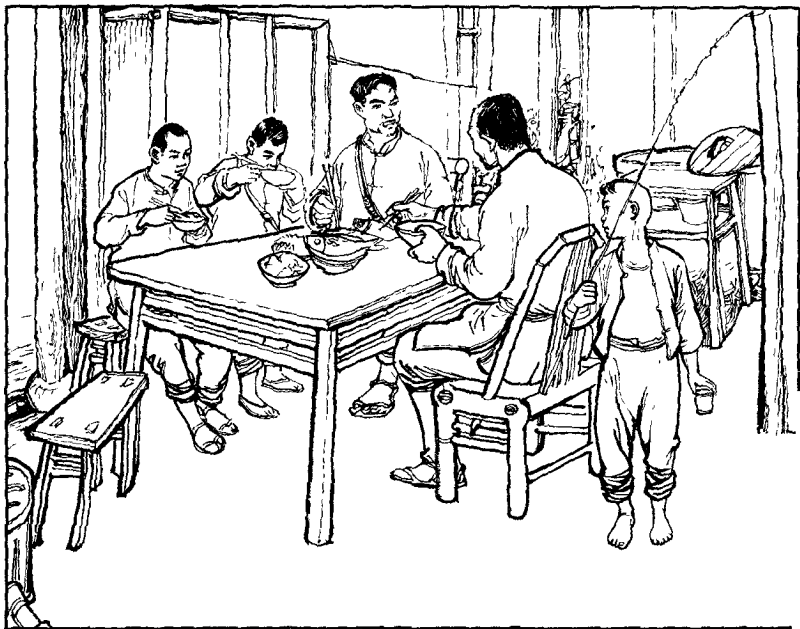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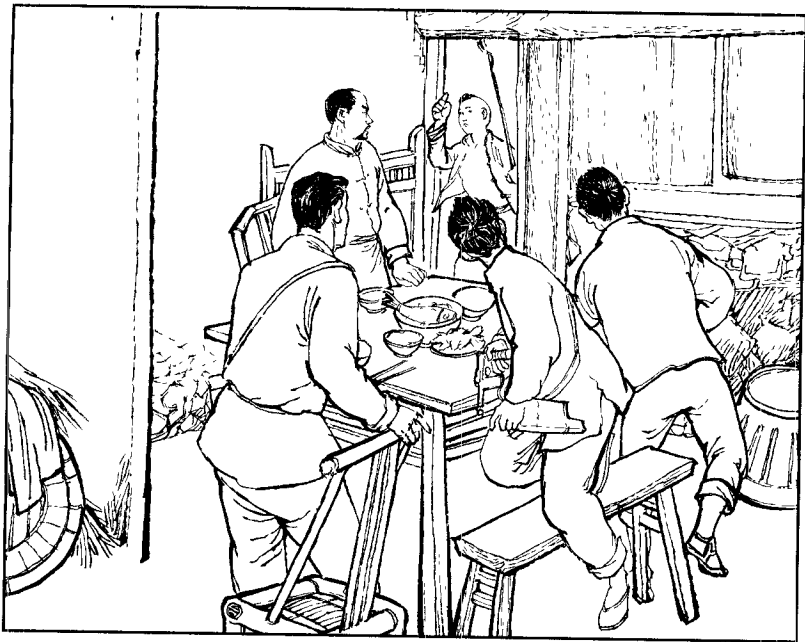
五五·几个人围了一桌，良尧刚竖起筷子，福生伯突然向他看了一眼说：「钓鱼去！」良尧开始也一愣，但立刻就放下筷子，向阿银笑笑，往外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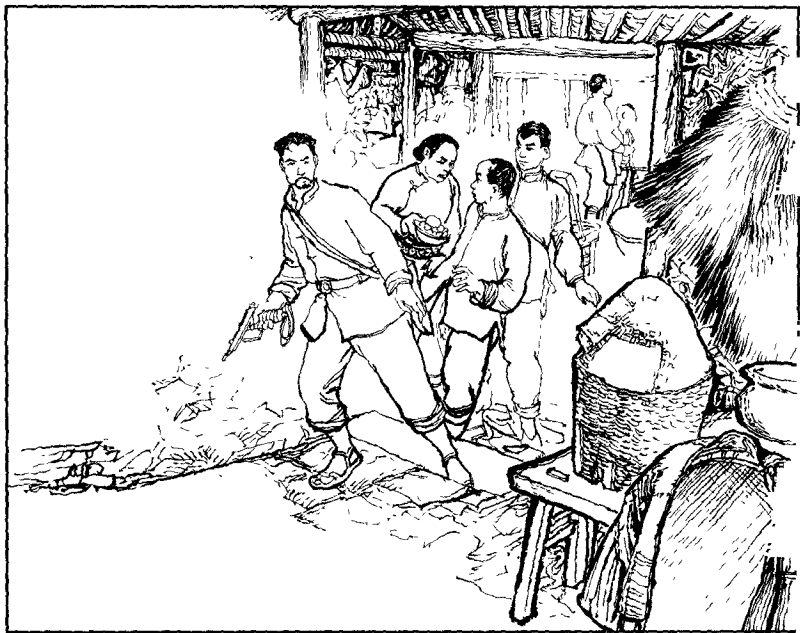
五六·周欣夫醒悟了：不是「钓鱼」，是叫良尧去放哨，觉得有些不安，不由停住了筷子。福生伯却说：「阿夫，趁热吃，溪坑鱼最鲜，我们山里人是常吃的。」



五七。正吃着，忽见良尧神色慌张地跑回来，气喘吁吁地说：「不……不好！反动派来了！」福生伯踢开凳子，狠狠地骂了声：「这帮杂种！」



五八·周欣夫和两个通讯员丢下饭碗，起身就走。福生婶追出来，在他俩口袋里塞了几把洋芋茷。



五九· 三人翻上山头，就听得村子里鸡飞狗叫，闹成一团。周欣夫感到这事决不是偶然的，因此草舍也不能停留，决定继续往山上走。



六〇·再说，周欣夫他们刚从后门跳出，敌人就从前门闯了进来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翻箱倒柜乱搜，可是什么都没搜出来。一个领头的家伙凶狠地逼福生伯交出「三五」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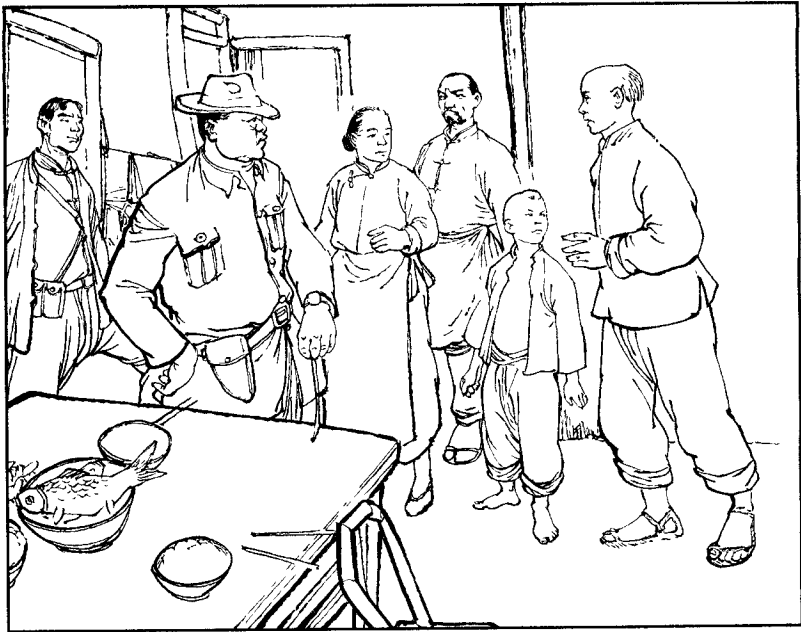


六一· 敌人数了数桌上的饭碗，狞笑着问：「这是谁吃的？快说！」福生伯心里一怔，但脸上没露一点惊慌的神色。

今天捉了几条鱼，我叫两个兄弟和隔壁金生来一起吃，他们帮我做过活，人不能不讲情义呀。



六二· 那家伙又问：「人呢？为什么要跑掉？」福生伯说：「他们以为要查户口，回自己家了。」正说着，「白头发」一头闯了进来，理直气壮地说：「我们吃饭有罪啦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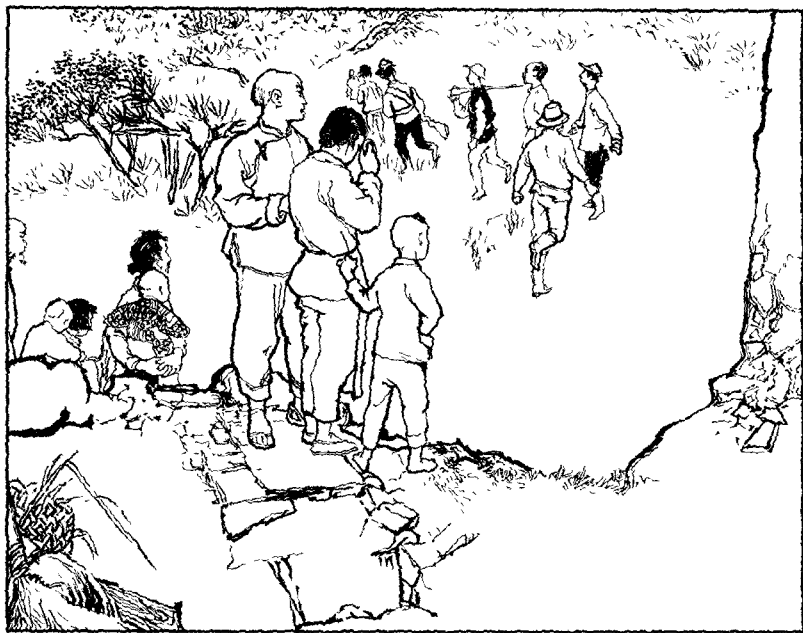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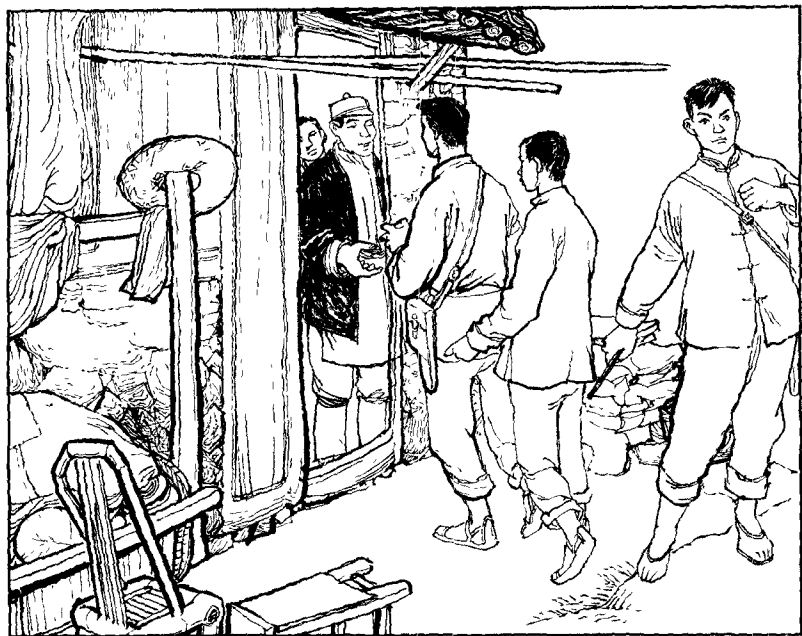
六三· 那家伙被驳得无话可说，抢上一步，打了「白头发」一记耳光。「白头发」的眼里闪着愤怒的光，和那家伙顶撞起来。



六四·大概是因为「白头发」说话胆壮的缘故，那家伙犹疑地对他看了一下，然后把头向福生伯一侧：「把他带走！」就这样，福生伯被抓走了。



六五· 第二天深夜，周欣夫他们又悄悄回到乌鸡岱，轻轻地敲着门，开门的是福灿。福生婶也在外间屋，还没有睡，看样子是在商量什么事。



六六·不等周欣夫开口，福灿就压低声音，把福生伯被抓的事说了，又讲他受尽酷刑却只字未招。周欣夫问现在人在哪里，福灿说：「出来了！」周欣夫一怔。



六七。周欣夫快步走进房里，只见福生伯躺着，脸色惨白，目光仍然很平静。周欣夫紧紧握住他青筋凸露的手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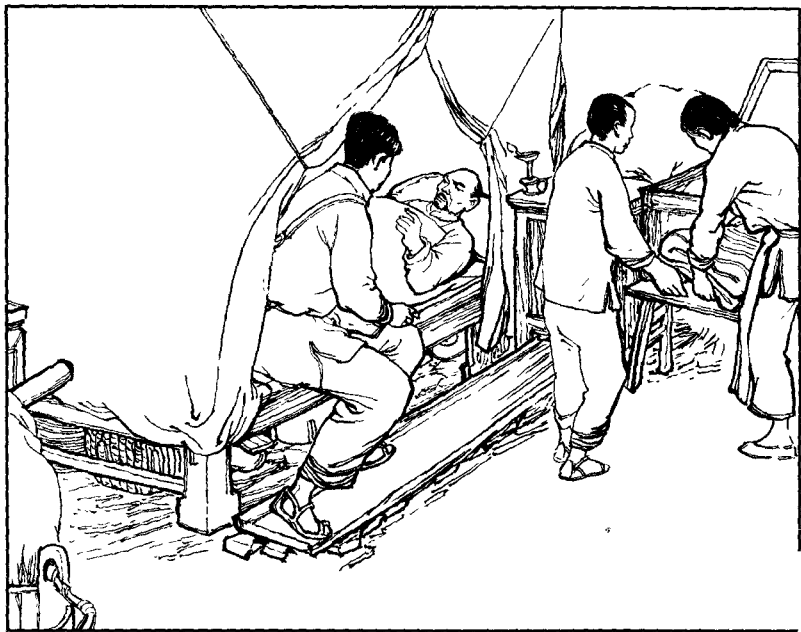


六八·周欣夫难受地表示：「福生伯，我们连累了你……」老人猛地把手抽回去，像斥责良尧那样说：「蠢话！」显得非常生气。

六九· 福灿认为这事一定有人告密。周欣夫问村里有没有不可靠的人。福生伯说：「我早已想过，没有。」他也提到那个马保长，但又认为他不敢。



七〇· 这谜一时解不开。周欣夫看了看老人的伤势，主张送到后方医院去治疗。天将五更，福生伯催周欣夫快走。临别时，福生婶又拿了条被头给他们。





七一· 第二天晚上，福灿和「白头发」抬着福生伯，周欣夫和陈伍云、阿银警惕地前后护卫着出发了。走了半夜，忽然前面有个黑影一晃，隐没在了坟墩后面。



七二· 小陈和阿银把短枪顶上火，要摸过去，让周欣夫拦住了。他自己顺田埂向前爬去。刚爬了一会，只听前面小树丛里传来一声吆喝：「站住！」



七三· 周欣夫觉得对方的噪声像是徐惠琴，一搭话果然是她。真太巧了！两人都高兴得几乎跳起来。后面小陈和阿银也听出了是谁，急忙奔了过来。





七四·徐惠琴问明情况后，跑到担架跟前，一面扭亮电筒，抚摩着福生伯受伤的双腿，一面安慰着。福生伯见了她，并没有感到意外，只淡淡地说了声：「回来啦！」



七五· 福灿又照例打开了话匣子，诉说着前前后后的经过。「白头发」则恰恰相反，也不跟惠琴打招呼，只是默默地蹲在一边。



七六·路上不便久留。徐惠琴说另有事情要同周欣夫谈。福生伯突然问：「惠琴！主力什么时候回来？」惠琴怔了一下，作了一个不肯定的回答。

七七· 担架抬走了，惠琴望着远去的黑影，低低地说了声：「真是个好人在哪！」周欣夫点点头，想起当时自己对福生伯的看法，心里感到十分惭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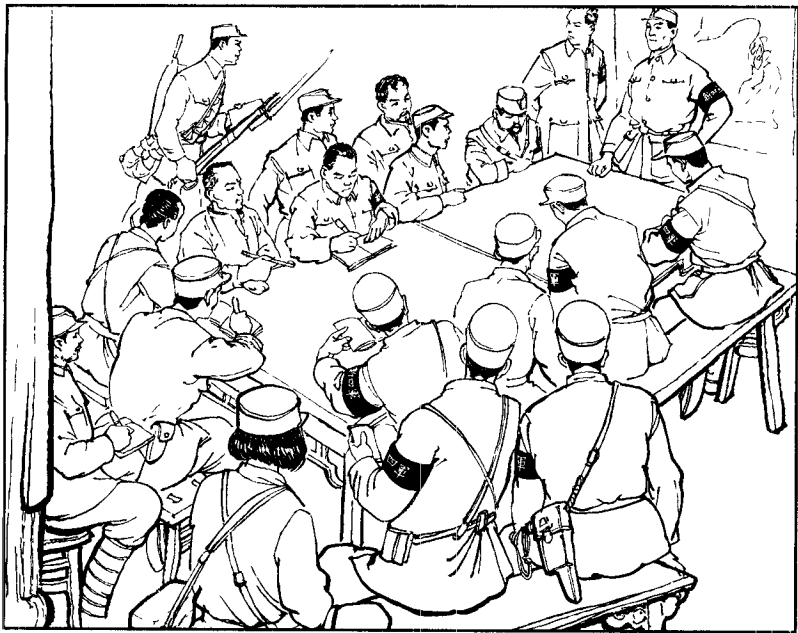


七八· 徐惠琴凑近周欣夫说：「你们上次送来的情报很重要，今天晚上主力回来，五支队已到姚江边去接了。」周欣夫一听激动地说：「真的？那好极了！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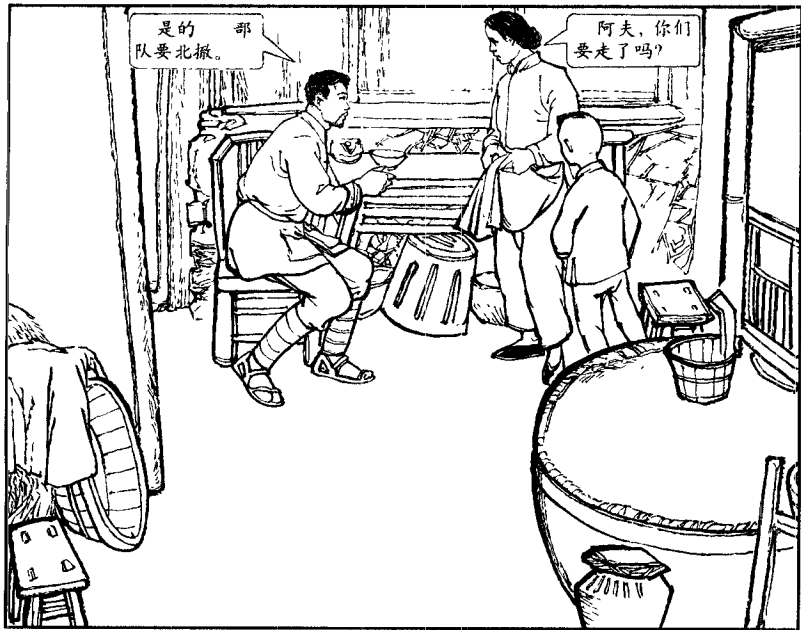
七九· 这以后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：顽固派的二次进攻被击退了；日寇投降了；浙东游击纵队遵守国共谈判的「双十协定」，宣布三五支队北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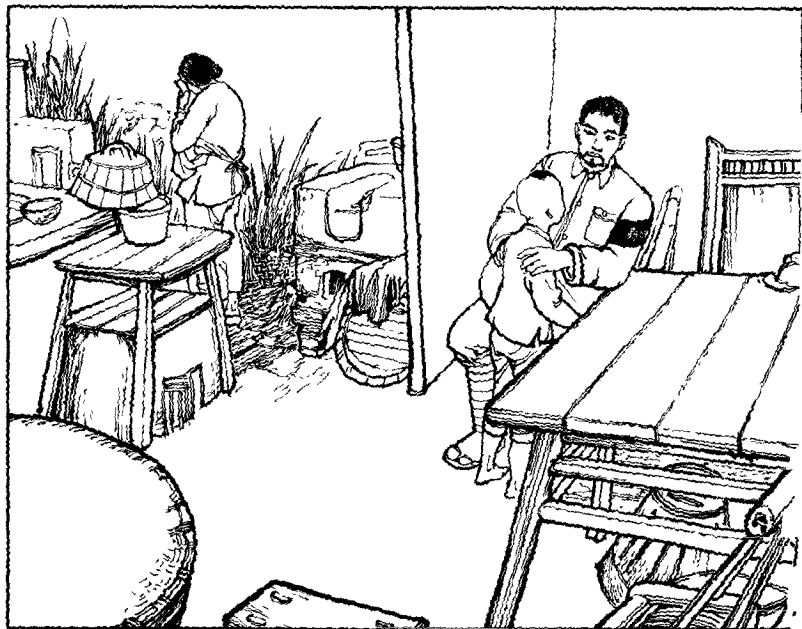
八〇· 那时，周欣夫奉调到南山县民主政府工作。出发前，他特地请了假，跑了三十几里路，到乌鸡岱去向福生伯告别。



八一· 福生伯出去还未回来，只有福生婶和良尧在家。福生婶给周欣夫泡了一碗茶，然后看着周欣夫询问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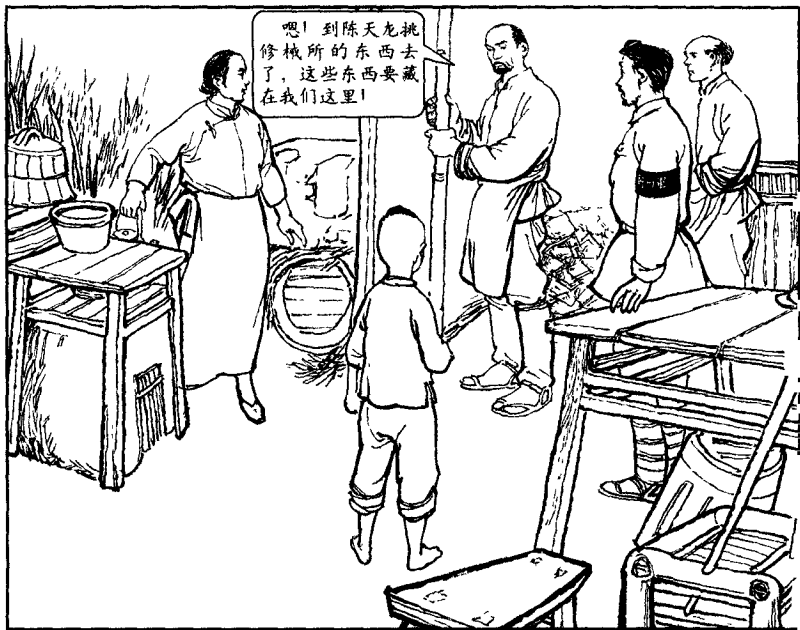
八二·福生婶听说部队北撤，「扑」的一颗大泪珠落在桌面上。她转身向厨房走去，一时房间里的气氛显得寂静而沉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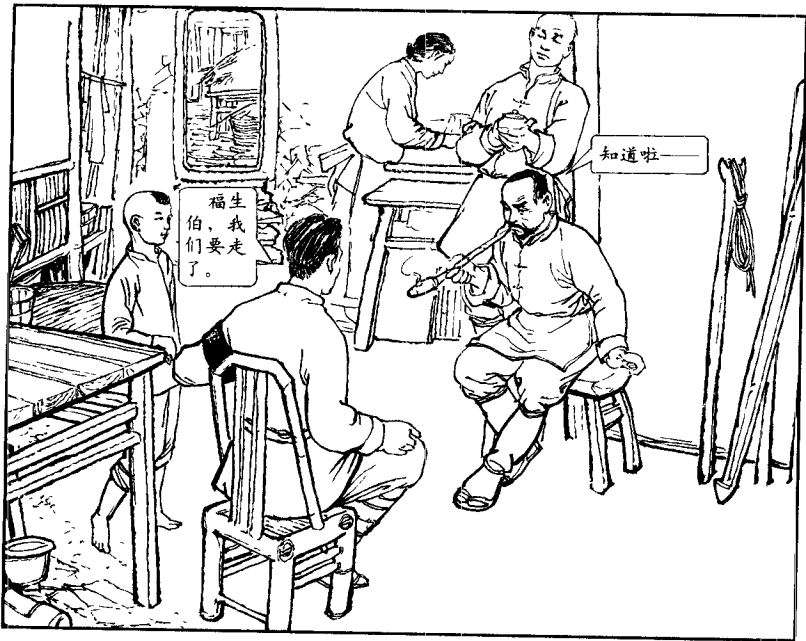
八三·突然，良尧亮着嗓门说：「阿夫叔！不要走。怕啥！我长大了也要参加部队去！」周欣夫笑着说：「是吗？那好啊！」



八四· 不一会，福生伯和「白头发」回来了。他们手里都拿着扁担、绳索。周欣夫向福生伯招呼：「到陆埠镇去了吗？」福生伯一面放好扁担，一面回答。



八五· 福生伯默默地坐下来抽烟，神色是那么阴沉。「白头发」照例捧着小茶壶，立在角落里。周欣夫说明了来意，福生伯应了一声，语气里含着忧郁和不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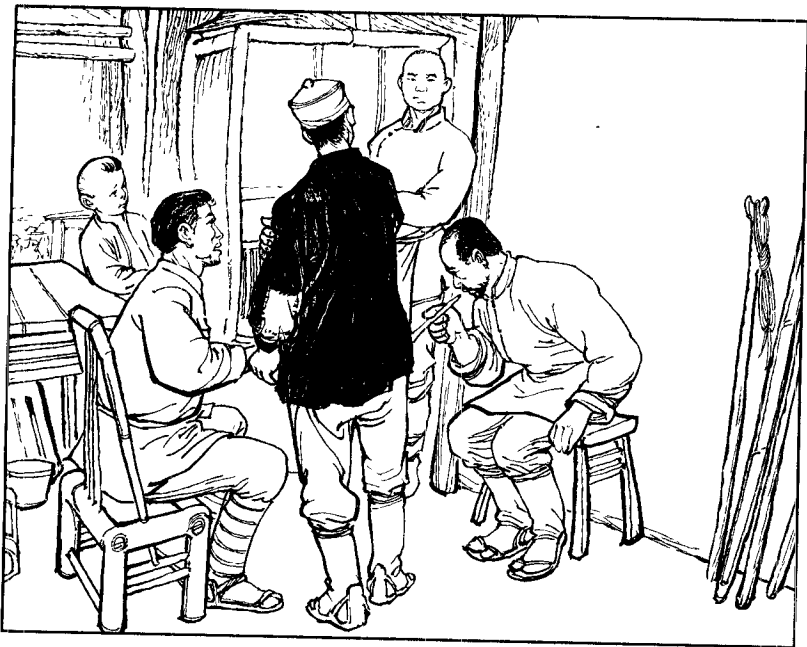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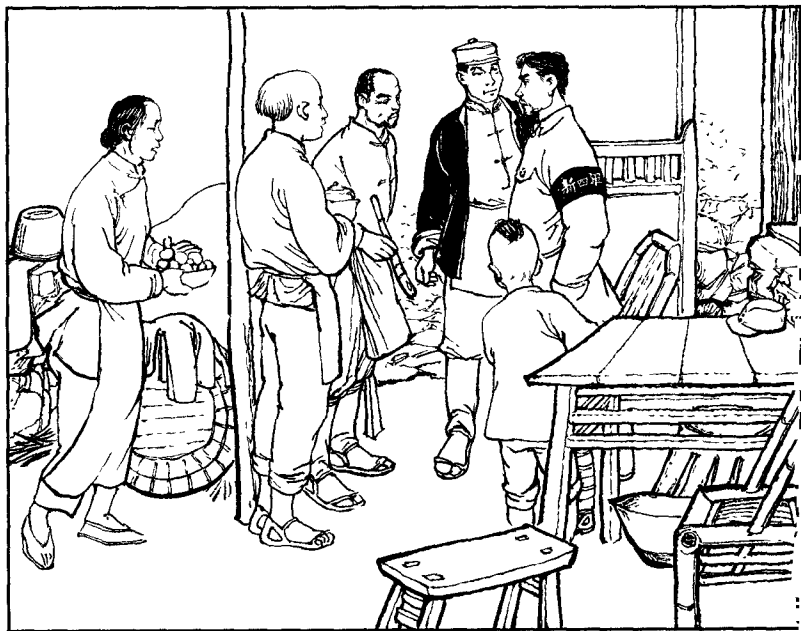
八六·福灿来了，一看到周欣夫就热情地说：「我是刘伯温，早算到你要来了。」忽又掉转口气，问：「你们要走？国民党有什么理由要你们走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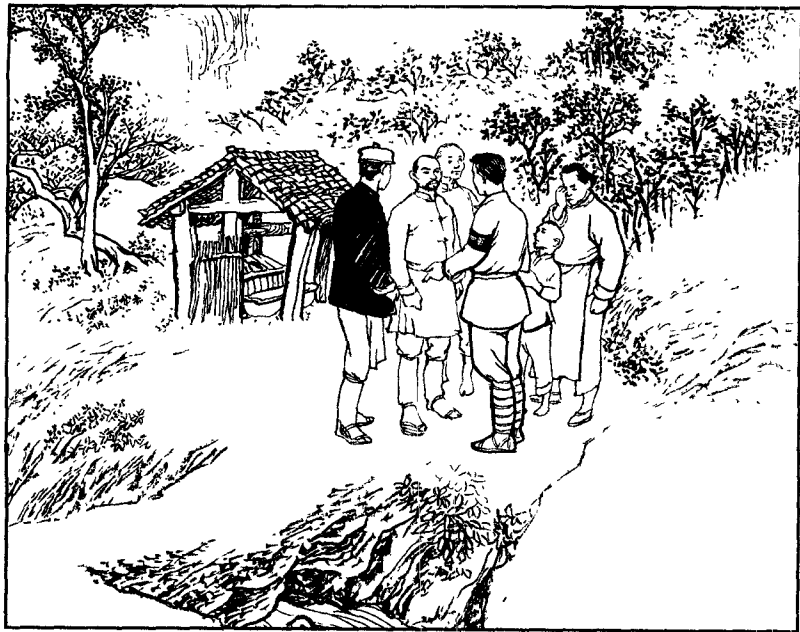
八七。福灿的话刚落音，「白头发」就冲了他一句：「真多嘴，还问这些做什么！」福灿看看老二深沉的眼色，眼珠转了转不响了。这一来，大家都沉默了。



八八·周欣夫坐了一会，因为路远要赶回去，便起身告辞了。



八九· 福生伯没有挽留，全家人像送亲人远行一样，直送到村外小河边，方才停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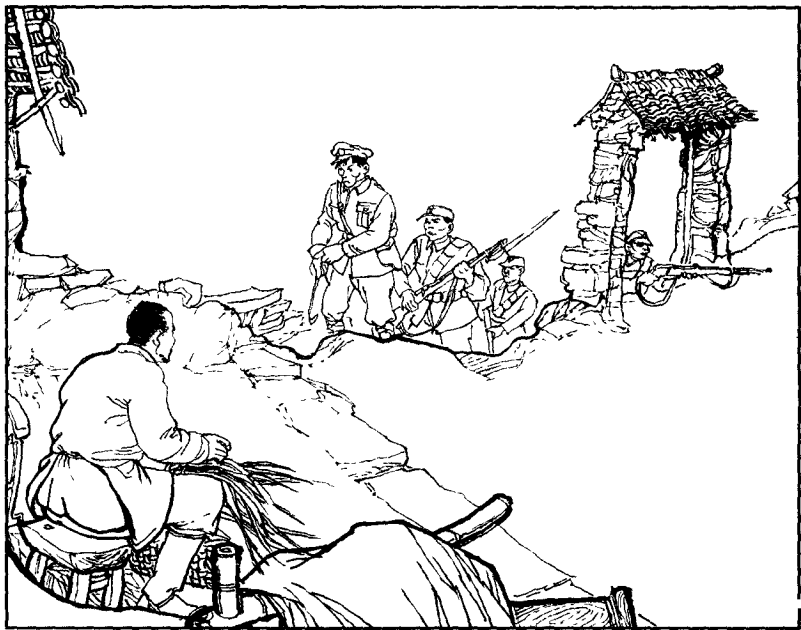
九〇· 周欣夫过了河，福生伯又跟了上来，怎么也劝不回。两人默默地并肩走着，忽然，周欣夫想起他的入党问题，就向他问起这件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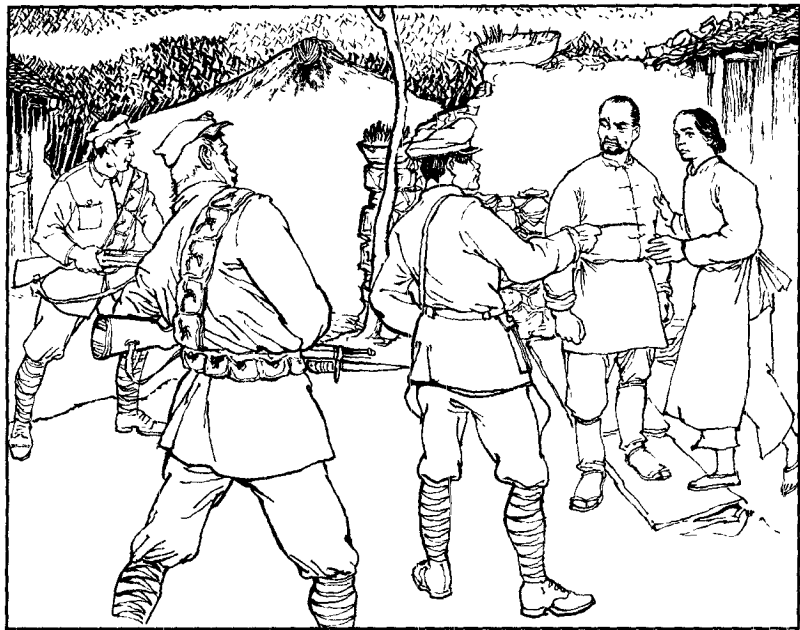
九一·临分手时，福生伯用沙哑的嗓音说：「你们放心！就我这副老骨头，还挺得住！」周欣夫回头看看，他像一株苍老的劲松，昂然挺立在溪坑边。



九二· 三五支队撤走后，国民党队伍开进了四明山，灾难又降临到了老百姓的头上。这天，一股匪军闯进了福生伯的家。



九三· 他们声势汹汹地要福生伯交出修械所的物资。  
福生伯早有准备，一口回答说：「没有！」他心里想：  
宁愿赔上这条性命，休想要我交出东西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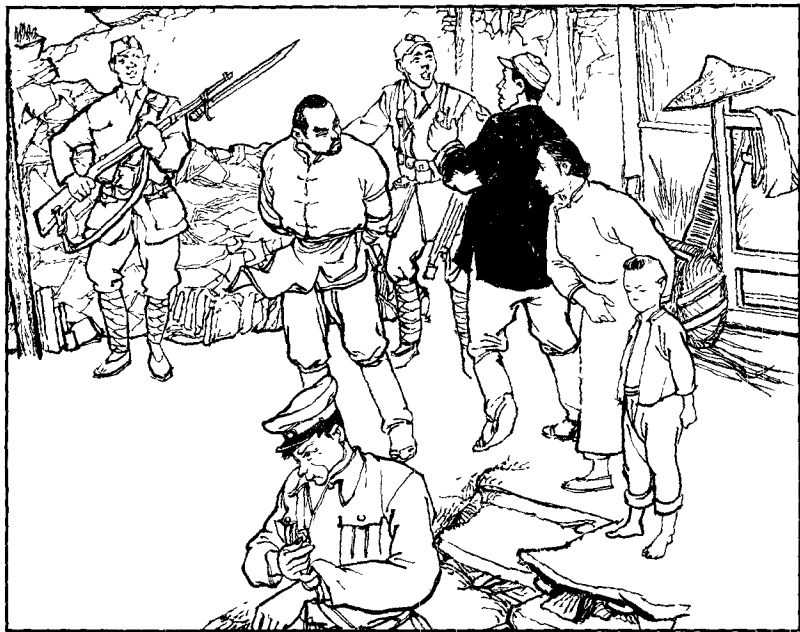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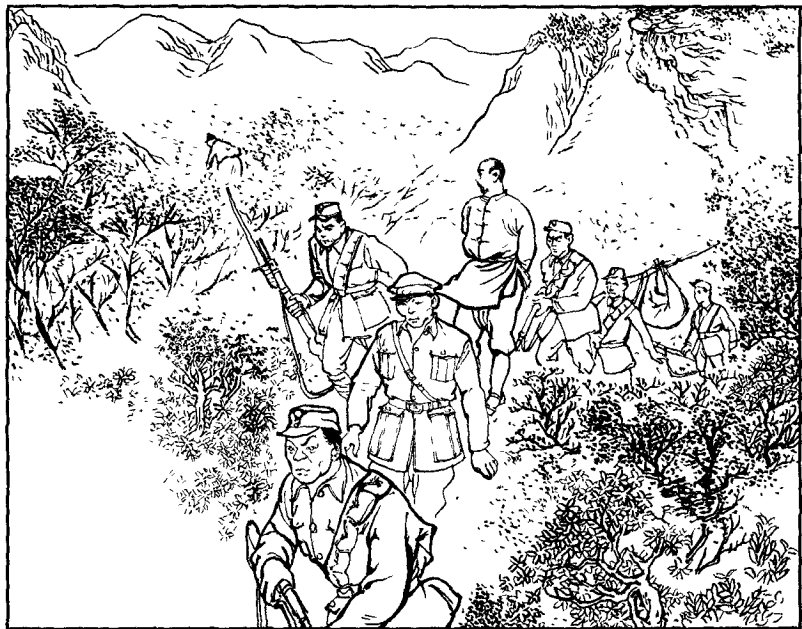


九四·「没有？」匪军班长狞笑了一声，喝道：「绑起来！」福灿见势头不好，要想讨情，刚走上去，就挨了一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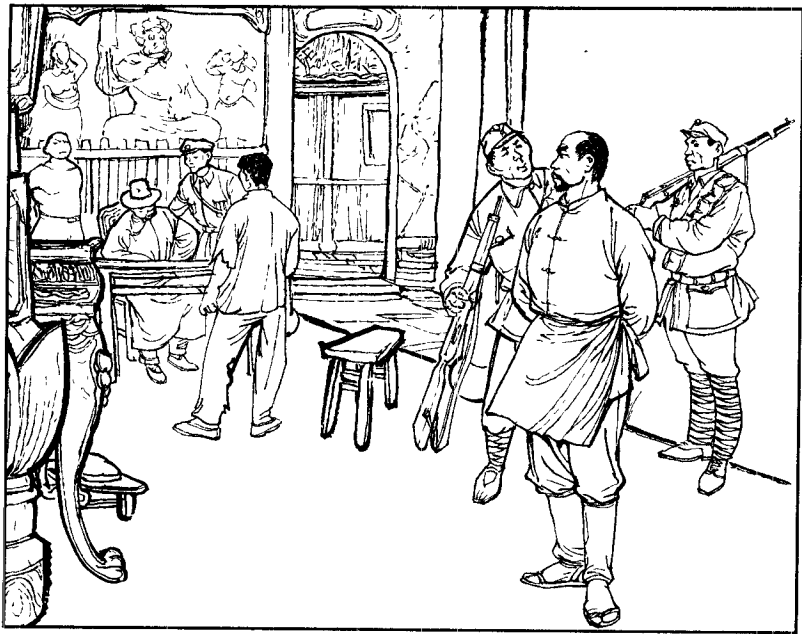
九五· 几个匪军如狼似虎地推着福生伯就走。良尧噙着眼泪，福生婶啼哭起来。福生伯回过头，向她瞪了一眼，意思是：不许哭！





九六· 走下一道山坡，福生伯见不远处有个人鬼鬼祟祟地向这里张望，模样很像马银元。福生伯不觉生疑：「这家伙又不会砍柴，上山做什么？会不会是他告的密？」

九七· 匪军驻扎在袁马的一座祠堂里。福生伯被押进大殿，那儿已关了人，有个匪军官正在审问。



九八· 福生伯被推进禁闭室。大殿上传来受审人的斥骂声，还有匪军的咆哮和皮鞭声。福生伯听着，咬牙骂道：「这帮家伙，简直像畜生！」



九九· 不一会，轮到福生伯了。审问的还是那个军官。他脸色铁青，一团杀气，见了福生伯就凶狠地嚷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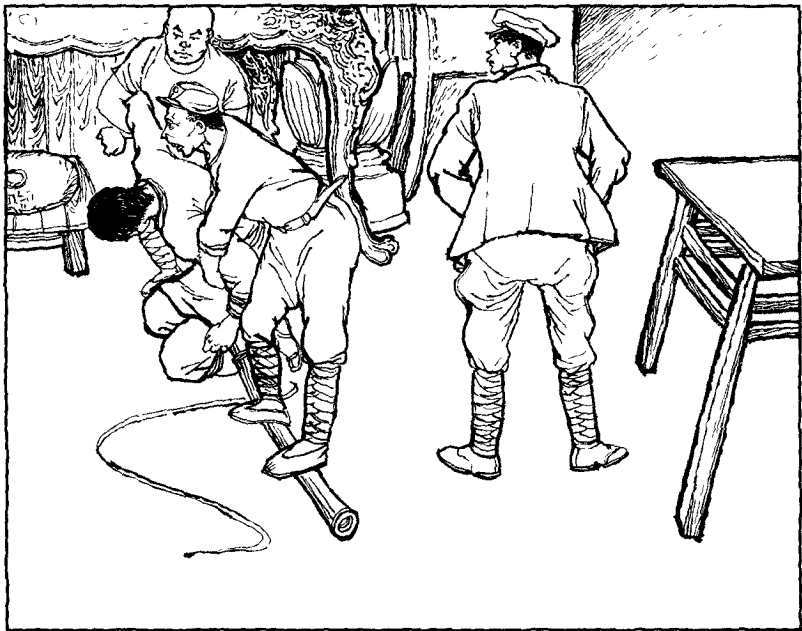


一〇〇・福生伯轻蔑地看着他，从心底里感到厌恶。  
等他闹够了，才冷冷地回答：「不知道！」

一〇一· 那家伙像当头着了一棒，直跳起来：「啊！你这个老骨头，也是这样死硬！」他一摆手，命令道：「来人呀，给我踏杠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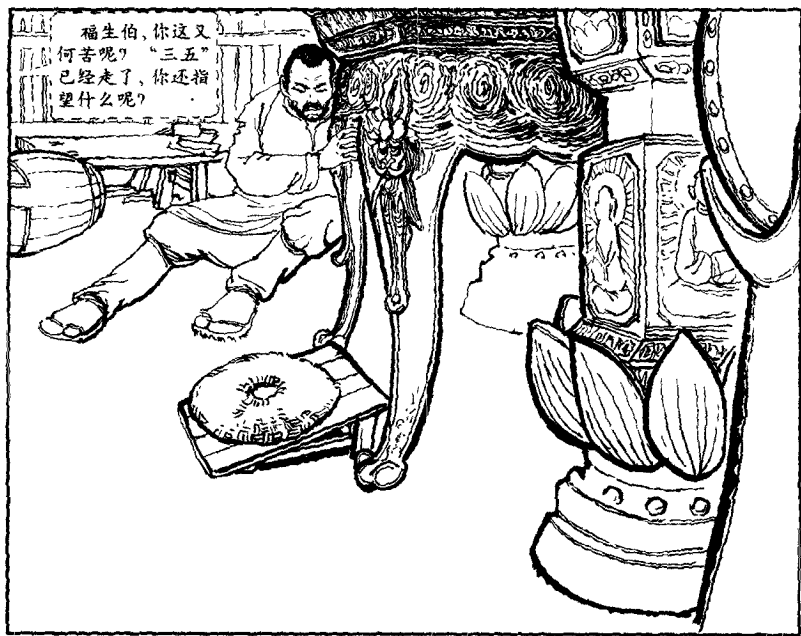


一〇二·立刻，一根碗粗的竹杠压在福生伯的腿上，两个匪军使劲踩上去，福生伯额上顿时冒出了汗珠，眼前金星乱舞，昏了过去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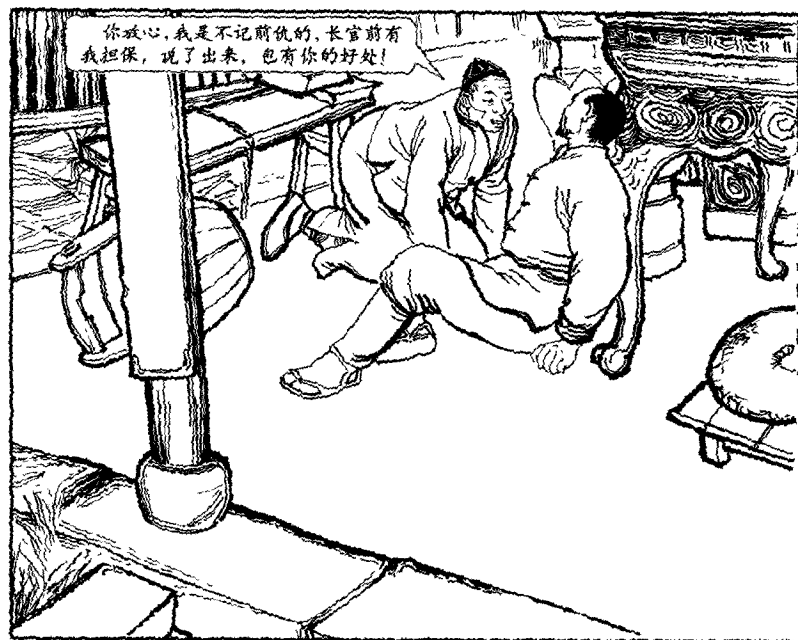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一〇三·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福生伯苏醒过来。只觉得浑身疼痛，像浸在冰水里一样。忽然，耳边嗡嗡地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。



一〇四、福生伯睁眼看时，只见马银元正蹲在身旁，满脸堆着笑，在喋喋不休地劝说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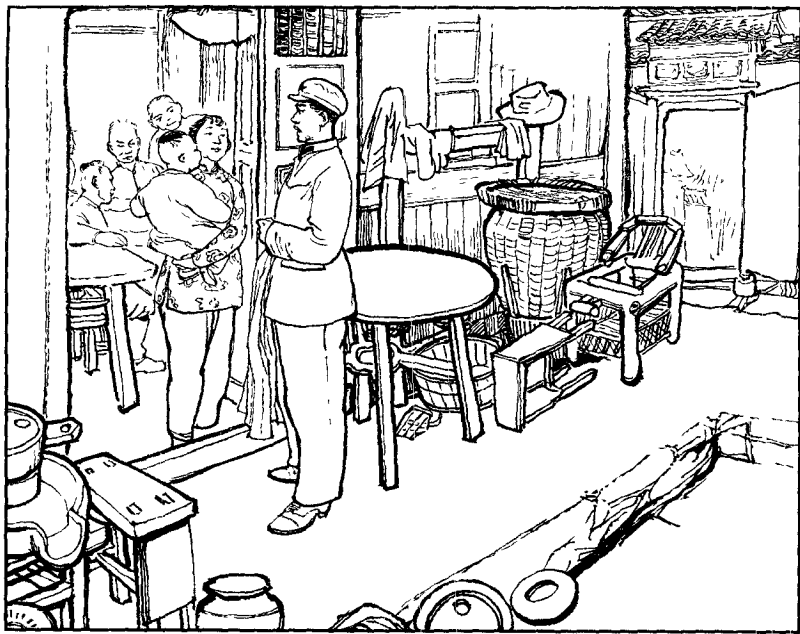
一〇五·福生伯想到果然是他告发的，又想到过去的事，一时怒不可遏，用力撑起身来对着他痛骂。马银元吃了一惊，像幽魂一样退到门外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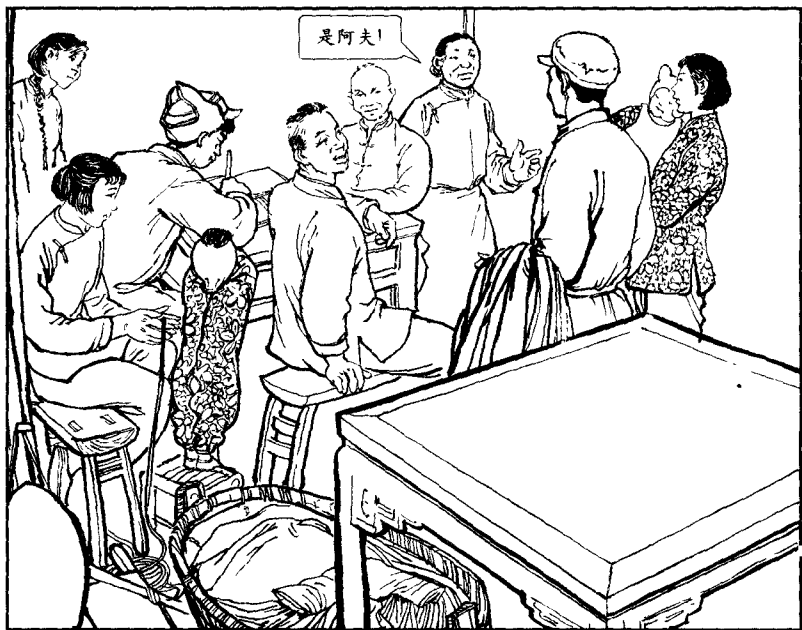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六· 十二年过去了，四明山的老百姓终于从苦难的日子走向和平年代。一天黄昏，乌鸡岱毛竹山下的三间楼房前，来了一位解放军。



一〇七· 他就是当年的周欣夫，是专程来探望福生伯的。由于破旧平房变了崭新的楼房，他蹒跚起来。过了片刻，他终于走上去敲了一下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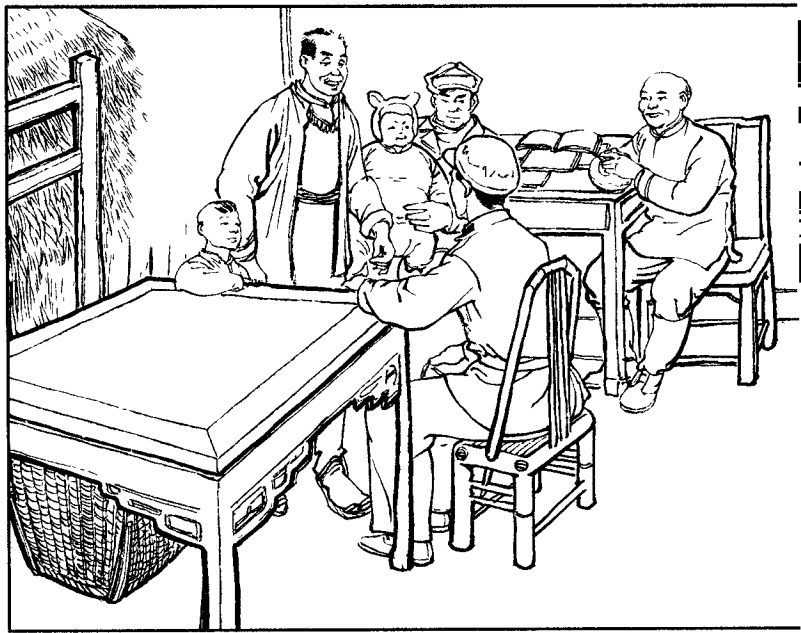


一〇八· 门开了，屋子里的人一见到穿解放军军服的人，都楞住了。周欣夫走上前正要说明来意，忽然有人失声叫了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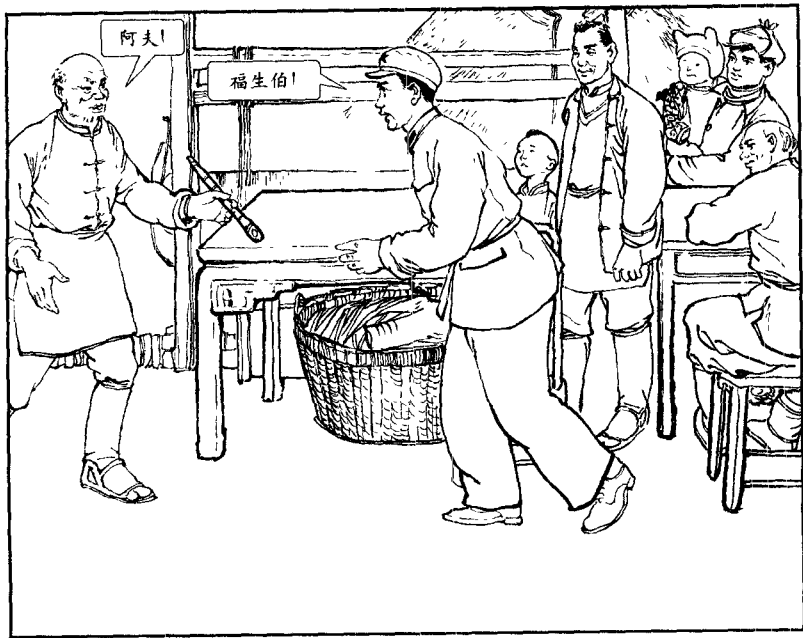
一〇九、周欣夫一看，叫他的人正是福生婶。她胖了，面部轮廓还能认得出。福灿已留起了胡须，他跟福生婶热情地招呼这位意想不到的客人。

一一〇· 几个年轻妇女忙着烧饭做菜去了。屋角打算盘的年轻人正是良尧；捧着小茶壶的仍是「白头翁」；福灿还是那样爱说话，就是不见福生伯。





一一一。「福生伯呢？」周欣夫急不可待地问。「他呀……」福灿朝门口一咧嘴，「喏，来了。」果然，门口站着一位精神健旺的老人。正是福生伯！



当年隐藏下的这些物资比五千斤谷要值钱几十几百倍，统统保存下来了……我这条命是组织和乡亲们筹集了五千斤谷子钱，才保回来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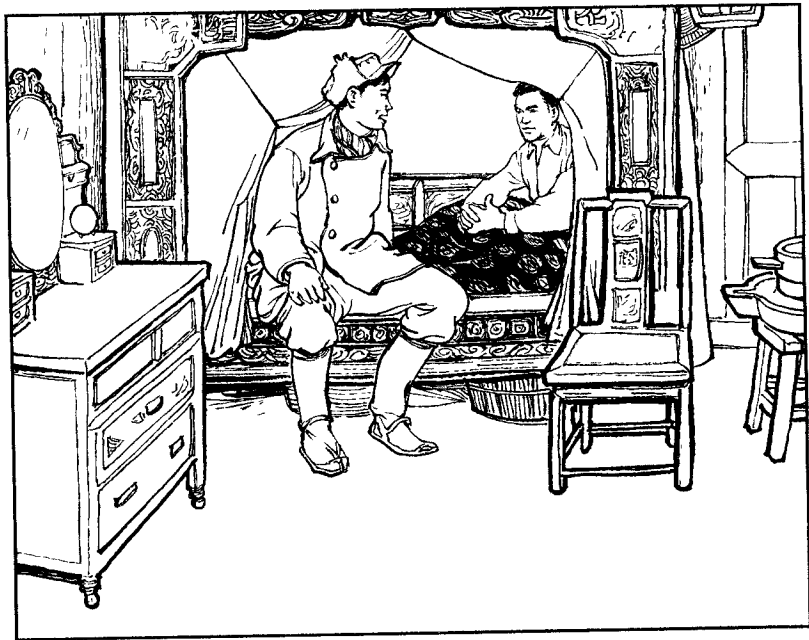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一二· 坐定后，福生伯谈起了当年被捕的事。他说，自己被关押了几个月，最后被勒索去五千斤谷子，才放了回来。至于马银元呢，罪有应得，不久便被镇压了。

一一三· 吃晚饭时，周欣夫说，阿银、陈伍云和徐惠琴现在都很好，都想请福生伯一家到部队去作客。福生伯这时高兴地打开了话匣子。



一四· 这一晚周欣夫睡得很迟。上床后，良尧兴冲地过来和他叙旧。良尧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，可没改当年天真、俏皮的脾气。



一一五· 两人正在谈笑着，福生婢端着一碗东西进来，一面递给周欣夫，一面说：「你们这样高兴，在谈些什么呀？快一点钟了，吃些东西睡吧。」



一一六· 周欣夫把碗接在手里，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  
原来那碗里是十二年前他生病时吃过的余鸡蛋。只有母亲，才把儿子爱吃的东西记得这样牢呵！



一一七· 夜里，周欣夫久久不能入睡。他眼前晃动着两个福生伯：一个是脸色沉郁、满含着反抗怒火的；一个是红光满面、笑呵呵的。他不禁激动地说：「多善良的老人，多伟大的时代呵！」

